

# 心、脑与科学

[美] 约翰·塞尔 著 杨音莱 译

20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

John Searle  
Minds,  
Brains and Science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心、脑与科学

〔美〕约翰·塞尔 著 杨音莱 译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

John Searle

Minds

Brains and Science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脑与科学 / (美) 塞尔(Searle, J.)著; 杨音莱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1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

书名原文: Minds, Brains and Science

ISBN 978-7-5327-7104-2

I. ① 心… II. ① 塞… ② 杨… III. ① 语言哲学-研究 IV. ①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1132 号

John Searle

**MINDS, BRAINS AND 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译出

心、脑与科学

[美] 约翰·塞尔 著 杨音莱 译

责任编辑/衷雅琴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http://www.ewen.co)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5 插页 5 字数 86,000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册

ISBN 978-7-5327-7104-2/B·412

定价: 6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33-8510898

## 再版译序

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将本书选入“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系列，这次再版也让我有机会重读 27 年前的译文。在我校读的同时，就自然产生了一个问题，也许和许多读者一样，就是 30 多年来，塞尔先生的立场和观点是否有什么变化？为此，我特意上网搜寻并观看了作者近年的一些演讲视频，也阅读了有关文献。这些都证实了我的预想，这就是，他的基本立场是清楚一贯的，没有改变。但我还是有些话想对读者讲。

我们知道，任何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讨论，总是基于一定的哲学传统的，具有一般性的哲学问题总是以其历史的特定形式表现出来的。要了解一个哲学家对任何一种哲学问题的回答，首先就要对他所继承的哲学传统有所了解。

我先谈一谈塞尔与他自己哲学传统的关系。分析哲学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近代英国经验论的代表们——霍布斯、洛克、贝克莱和休谟，其中以休谟的影响最大，也许还要再加上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部分学说。也可以这么讲，在这个传统中的哲学家们，对所谓世界的“大问题”，所谓“形而上学问题”、“本体论问题”，从来不感兴趣，也不认为那些就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除了逻辑命题和事实命题外，不存在其他有意义的命题。哲学活动只是一种分析活动，后来又进一步认为是一种语言分析活动。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塞尔先生一反分析哲学一贯的沉默态

度,要向大问题挑战了。但他好像没有别的选择,用他自己的话说,要回到一种朴素的物理主义和心理主义的立场上,后来又被人们称为是自然主义的立场。他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立场。

关于自然主义,它的意思是说,我们身处其中的宇宙,从物理现象到心理现象,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其中一部分原因我们已知,而其中一些我们未知,但并不妨碍我们把整个宇宙看成是自然发生的。塞尔本人也曾反复强调,意识是真实的现象,意识是脑神经的状态。在这里,我看到了绵延数千年的唯物主义传统,这是必须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然而,当他指出,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的意向性时,用意向性来解释社会意识时,我又看到了他和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联系,而实用主义则是英国经验论在美国的发展。一般实用主义是如何看待意识活动、思想及其真理性的,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我的意思是,在我们评价任何一种哲学时,离不开一种大致的指导原则,但同时也要针对每一种具体问题给予具体的评价。

其次,再讲几句他的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传统的关系。我们知道,塞尔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围绕奥斯丁言语行为理论曾有一场论争。德里达责难奥斯丁以语境来解释意义,指出所谓语言“清晰”的标准是相对的,而在塞尔看来,德里达的指责是不得要领的,置换了奥斯丁的基本概念。俩人基本上是说各说各话,对话没有结论,是一场不了了之的辩论。

塞尔始终为自己哲学清楚明白的风格感到自豪。他在一次演说中,谈到曾和另一个法国哲学家福柯一道聊哲学的清晰问题。他说,福柯曾开玩笑地告诉他,在欧洲,讲述哲学从来就没有完全的清晰一说,哲学家有时还会刻意留下一些人们听不懂的地方,让听者自己思考。塞尔能把福柯所说当作真正的玩笑话,也反映出他的自信和对大陆哲学的态度。

这也让我回想起,1988年春夏之交,塞尔应邀来华访问时的一件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专为他而举办的座谈会上,当时我也在座。有同事问,你的意向性和胡塞尔的意向性,有什么区别?他显得不太耐烦,回答道,已经有很多人反复在问这个问题了。那好,他说,我再回答一遍,以后,我可不再回答了啊,于是在座的人都笑了。他说,也许这个术语是起源于那里,可我的用法和那个胡塞尔完全不同,而且正相反,意向性是从生理现象向心理现象的延伸与发展,是更高级的自然发生的现象。至于胡塞尔的意向性,我不知道,我也搞不清楚他讲的意思。以上当然不是他的原话,但意思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胡塞尔的意向性,是先验的,强调的是一种由内指向对象的建构过程。

在近年的一次演讲中,塞尔在谈到意识问题时,竟然这样来揶揄德国哲学家,他说。从那个黑格尔开始,再通过那些也是以字母H开始的那些哲学家,这里意指胡塞尔、海德格尔,是他们把问题给搞复杂了,也完全把哲学的方向给搞偏了。的确,从黑格尔,经胡塞尔到海德格尔,是塞尔先生始终不能认可的一条哲学路线。

数千年哲学的传统,就像一条川流不息的大河,由无数支流汇合而成。然而,时常会出现几条支流并行而流,彼此却难以沟通的情形。哲学家们同处一个世界,却各说各话。这种情形的出现,当然有许多历史和文化上的原因。但是,各个流派之间不管有多大不同,在思想的河流里,他们各自传承着先人的水源,各自又贡献着新的智慧水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样的。哲学不死,思想之源不竭,无论它们是来自哪一个支流,如果我们能读懂其中有生命力的成份,其实就达到了学习和研究哲学的最初目的了。

由于塞尔先生的语言直白、清楚,原文相对是好译的,但译文毕竟是 27 年前的,有些句子显得生硬,敬请读者谅解。还记得我的父亲杨熙龄先生,生前在百忙中曾校读过部分译文,在他的建议下,我对译文曾作过修改。我也感谢译文出版社编辑衷雅琴女士为本书的再版所做的工作。

杨音莱

2015 年 8 月 30 日于美国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寓所

## 初版译序

美国当代著名的分析哲学家约翰·塞尔 1932 年生于美国丹佛市,1949 年至 1952 年就读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1955 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在牛津,他一边在著名的日常语言哲学家约翰·奥斯汀的指导下研究语言分析哲学,一边在牛津基督教堂学院任教。1959 年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返美。以后,他一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曾担任过哲学系主任、校长特别助理等职。现在,他是该校负有盛名的哲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

塞尔首先是一位以研究语言哲学问题著称的分析哲学家。多年来他一直在潜心研究由他的老师约翰·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在这方面,他的研究专著有《言语行为:语言哲学方面的一篇论文》(1969)、《词语与意义:言语行为理论研究》(1979)和与丹尼尔·范德维肯合著的《非表现逻辑基础》(1985)。此外,他还主编了《语言哲学》(1971)和《言语行为理论和语用学》两本论文集,并撰写了大量有关论文。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使他成为当今英美哲学界继约翰·奥斯汀以来该研究领域里公认的权威。

随着对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的深入,塞尔越来越重视对这种理论背后更基本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他认为,言语与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是一种行为,对语言的哲学分析就是对人的行为进行一般分析的一部分,而在言语行为以及人类其他类型的行为



背后更基本的东西是人心中的意向性。1983年出版了他的《意向性：心的哲学方面的一篇文章》一书，该书把意向性问题作为当代分析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加以探讨。对意向性问题的研究又导致他从更一般的意义上去探讨人心的特性问题。在他看来，既然意向性行为是心理现象的一种表现，那么就表明语言哲学和行动哲学只不过是心的哲学这个更大领域中的一些不同的方面。心的哲学在当代英美分析哲学的各领域中是一个特别受到重视的领域。这不仅因为越来越多的分析哲学家认为曾被传统分析哲学视为哲学首要问题的语言哲学问题可以归结为心的哲学问题，而且还因为由于当代科学的发展引起的一系列新问题，像计算机能否思维、脑功能与意识现象的关系等问题也有待于心的哲学的回答。近20多年来，塞尔在心的哲学及其有关领域内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性的文章，这使他从一个分析哲学某一领域里的专家成为一个涉足广泛、对许多哲学问题都比较敏感和富有挑战精神的分析哲学家。

本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塞尔对心的哲学问题以及与此有密切关系的几个哲学问题的研究成果和哲学见解。它的初稿是塞尔在1984年英国广播公司举办的里思学术系列广播讲座上的演讲稿，经修改后，以《心、脑与科学》为书名于当年出版。本书在内容、篇幅和风格上基本上保持了演讲稿的原样。书中六章所探讨的六个问题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这个主题就是从哲学上去探讨人类与周围宇宙的关系问题。塞尔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被今天的许多哲学家有意回避的“大问题”，也是当代哲学所面临的重大难题。在他看来，回答人类如何与周围宇宙统一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把我们关于我们自己作为有意识的行为者的常识概念与我们把世界视作一个物理体系的科学概念统一起来的问题。他坚持认为，这种常识的概念和科学的概

念不仅彼此是不矛盾的,而且是完全一致的。书中所探讨的六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从六个方面去说明和论证他的这一基本哲学立场的。前三章主要围绕着心的哲学的中心问题即心身问题展开,这个传统哲学难题在当代通常采取心脑关系问题的形式。在第一章,他从正面提出了解决心身问题的方法,并简明地表述了他称之为“朴素物理主义”和“朴素心理主义”的两个观点,坚持这两个观点的一致性塞尔心的哲学立场的一个基本特征。在第二、第三章,塞尔从他的这种基本观点和立场出发,驳斥了把计算机程序和硬件的关系等同于心脑关系的所谓“强人工智能”观点和试图在心脑之间插入一个信息加工层次的认知主义研究纲领。后三章,塞尔探讨了三个与心的哲学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所谓“行动哲学”是分析哲学中一个兴盛的分支,其研究方向主要是从人的心理特性及其与身体特性之间的关系角度来分析人的行动结构。塞尔把人心指向外界事物的意向性视为贯穿在人的行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性,以意向性概念为核心展示了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行动结构。社会科学的哲学在当前英美哲学界是一个争论颇多的领域,塞尔在把他的心的哲学和行动哲学观点应用到社会哲学问题上提出了他的独到见解。他认为社会科学的概念具有一种“自我涉及”的性质,因此在自然科学概念与社会科学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中断”;社会科学“涉及意向性的种种方面”,它研究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意向性。最后,他向自由意志问题这个“典型的哲学之谜”提出挑战。他以一种“修正的相容论”观点试图协调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之间的冲突,认为我们关于物理世界的科学概念与人们对自由意志的确信这两方面都有着不可驳倒的事实,并主张“物理的决定论”与“心理的自由意志论”是能够彼此相容的。

毫无疑问,本书是作者阐述自己哲学世界观的一部重要著作。国外哲学评论家认为这本小册子比作者以往任何著作都更广、更深地表述了他的心的哲学观点。<sup>①</sup> 本书出版以来,受到英美哲学界的普遍重视。这首先是因为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种试图把常识与科学统一起来的哲学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同于传统分析哲学一贯主张的还原论的哲学立场,也不同于传统二元论以及当代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的哲学立场。尽管塞尔的这种哲学立场并没有得到分析哲学家们的一致赞同,但它毕竟是当代分析哲学对待哲学基本问题所持有的一种态度,它表明了分析哲学在不断发展中的一种新动向。其次,塞尔在解决每个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使用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论证方法。例如,在驳斥“强人工智能”观点时,为了论证数字计算机永远不可能具有心灵这一论点,他巧妙地举了“汉语屋子”的例子。这个例子已成为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在讨论有关问题时经常引用的一个经典例证。此外,在解决心身问题时,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因果关系理论,以此来取代那种只能描述外在、分离事件的机械的因果模式;在评价认知主义理论纲领时,他使用了将“遵守规则”与“信息加工”两个概念相类比的论证方法,等等。这些论证方法对丰富分析哲学的理论方法有着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当然,对本书所阐述的哲学立场和观点有待于人们进一步作出评价。应该指出的是,站在塞尔所坚持的这种哲学立场上是否能够正确地解决所谓人类与周围宇宙关系的“大难题”,这个根本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本书也是作者力图通俗地介绍他近年来研究成果的一次尝试。作者对所涉及到的各种不同学术观点尽量加

---

<sup>①</sup> 参阅《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eview*),1984,第1期,第129页;《元哲学》(*Metaphilosophy*),1986,第2期,第172页。

以简明、通俗地介绍,在与不同观点的论战中提出他自己的哲学观点,作者采取这种叙述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当代英美哲学在这些领域里的理论现状和发展趋势。

本书中译本附录收入了塞尔的两篇重要论文,一篇讨论言语行为问题,另一篇讨论意向性问题。两篇论文比较典型地代表了塞尔对当代西方语言哲学和心的哲学有所贡献的两个方面,从这两个方面读者能更全面地了解塞尔的哲学思想。

1987年夏,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执教的江怡老师向我推荐了这本小书,并建议我将它译成中文;在翻译过程中,莹珊给予我莫大的支持和鼓励,在此一并致谢。

译文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杨音莱

## 中译本作者序言

我高兴地看到《心、脑与科学》一书中译本出版。中国是具有古老和优秀哲学传统的国度,今天她正涌动着巨大的理智活力。也许,本书的出版能够对中西方哲学家之间与日俱增的交流作出一点儿小小的贡献。



# 目 录

- 001 中译本作者序言
- 001 导言
- 006 第一章 心身问题
- 020 第二章 计算机能思维吗？
- 033 第三章 认知科学
- 047 第四章 行动的结构
- 060 第五章 社会科学的前景
- 073 第六章 意志的自由
- 087 附录
- 089 什么是言语行为？
- 110 意向性及其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 导 言

我十分荣幸地应邀作了 1984 年的里思讲演。继伯特兰·罗素在 1948 年开始了这个系列讲座之后,这还是第一次由一位哲学家来主讲。

但是,如果说作这个讲演是一种荣誉的话,那么它也是一种挑战。理想的里思系列讲座应包括六个广播单元,每个单元正好占半小时,各单元应能独立成篇,同时六个单元又能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系列讲座应以先前主讲人的工作成果为基础,同时也应包含新的和具有独创性的内容。也许最难达到的就是,让那些有兴趣和敏感的听众能够完全听懂这个讲座,因为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对论题内容、术语以及专家们持有的成见所知甚微。我不知道所有这些目标能否同时达到,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正是我要争取做到的。促使我作里思讲演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深信,现代分析哲学的成果与方法能为更广泛的听众所接受。

将讲演稿编写成书,我最初的打算是对各章作某些扩充,以回答所有我所能设想到的来自我的那些善辩的同行们的异议,更不必说来自我在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和其他领域的同事们的异议。简单地说,我原想把讲演稿编写成一部有注脚等部分的正规的著作。最后,我还是改变了这种想法,因为采取系列讲座的方式完全能为任何一个有很大兴趣想理解这些论证的人所接

受,而如果像原先计划的那样改写,将首先破坏了这个在我看来是本系列讲座中最富有感染力的一个方面。因此,书中的各章基本上是我里思讲演稿的原样。只是为了让内容更清楚明白,我作了些扩充,但我力图保持当初讲稿的文体、语调和那种不拘形式的风格。

这个系列讲座中压倒一切的主题涉及到人类与周围宇宙的关系,它尤其关系到我们如何去使以下两种概念相一致的问题:一种是关于我们自身的传统的心理主义的概念;一种是视宇宙为一个纯物理系统或一组相互作用的物理系统的表面看来不一致的概念。围绕这一主题,每一章讲一个具体的问题:什么是心与脑的关系?单凭有合适输入与输出的恰当程序,数字计算机是否具有心灵?一种计算机程序的心理模式是否可能?什么是人类行为结构的性质?社会科学作为科学,它的地位如何?如果完全可能的话,我们怎样将我们对自己自由意志的确信与我们视宇宙为一个或相互作用的一组物理系统的观念协调一致?

在整个系列演讲过程中,还涉及到某些其他重要问题,不过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充分展开论述。因此我想在这个导言中把这些问题充分地说明一下,这样做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以下各章的内容。

第一点我要说明的是,关于人脑的功能我们所知甚少,而基于这种无知之上的某些理论的矜夸与造作又是如此之多。神经生理学家戴维·休伯尔在1978年写道:“我们关于脑的知识处于一种极其初级的程度。尽管对一些领域我们已提出了某种功能的概念,然而其他方面,就掌握的程度而言,我们的认识几乎相当于尚未知道心脏有泵血功能时对心脏的认识水平。”的确,如果一个对此感兴趣的外行人,像我这样,读了半打关于脑的权



威教科书,并且努力去寻求能使任何好奇的人立即想到的那些问题的答案,那么,他很可能会感到失望的。究竟什么是意识的神经生理学?为什么我们需要睡眠?究竟为什么酒精会使我们变醉?记忆究竟是怎样贮存在大脑中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简直不知道任何关于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到人工智能等种种学科提出的许多关于心灵的主张正是建立在这种无知之上的。这些主张是建立在我们极贫乏的知识基础之上的。

将神经元作为脑功能的基本单位,是对脑的传统看法,这不过是有关脑功能最显著的东西。脑接收的所有输入种类,包括刺激视网膜的光、刺激耳膜的声波、作用于皮肤而使神经末梢活动引起触压、热、冷和痛觉的压力等等,所有这些信号采用一种共同的输入手段:各种不同速率的神经元冲动。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不同速率的神经元冲动,在各神经环路中和脑的各部位状态下引起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心理生活。一朵玫瑰花的气味、对蓝色天空的体察、洋葱的味道以及数学公式的概念,这一切都产生于各环路中、与脑的各部位状态相关的不同速率的神经元冲动。

那么造成我们心理生活差异的种种神经环路和局部环境究竟是什么?没有人能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确实有可靠的证据说明脑的一定区域被一定种类的经验所分化。视觉皮质在视觉经验中有着一种专门的功能,听觉皮质在听觉经验中也是如此,等等。假如将听觉刺激提供给视觉皮质,将视觉刺激提供给听觉皮质,那么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据我所知,没有人做过这种实验。但似乎这样的假设是有道理的:听觉刺激会被“看见”,也就是说,听觉刺激会引起视觉经验;视觉刺激会被“听见”,即,视觉刺激会引起听觉经验;这两种现象来自视、听觉皮